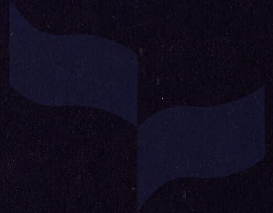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天
子
大
公
卷
之
二
十
七



浙 江 圖 書 館

圖
書
印

書
印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七

書時事出外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隣附籍事官司普已施行但此事初
 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為其間恐
 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
 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而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
 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
 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
 代之任責而又无罪賞以督其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
 家外尚有四家今却只取兩家為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

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
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踈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
肯為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无利害之
人任无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无正定主名万一无人
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
復申率或欲請米即湏論訴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鄉官
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証搔擾其害不細不知
及今尚可回不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力自行附籍
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
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
然即湏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

月之家即四隣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
請米四隣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隣某人某人
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隣
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
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開報注籍如此乃可關
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躬規模頓異
前日而將未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
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
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无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
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
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為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

勸諭之所可及勢湏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无事实民間徒被搔擾而无恩惠非前日所為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榜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实无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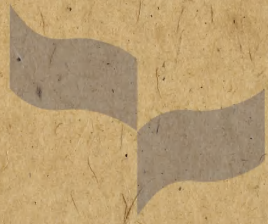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营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囂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



浙江圖書館

因及以... 圖... 子... 允... 重... 轉... 符... 詔... 全... 夏... 全... 姓... 官... 言... 表... 道... 屋... 守...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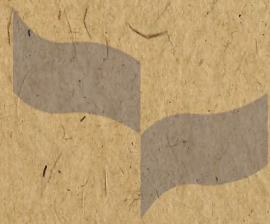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兩字又缺太官公少(專)行五民之可以無亂而未及憲夫



浙江圖書館

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

建劔之裕一有紛紜則將為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

救也只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

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

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

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為一路之

計筭其長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積粟皆以匱竭此可深憂

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販村米無致將來缺食生事大凡盜賊皆起

於深山遠官府如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躰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

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為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

勝本路如温台則粒米狼戾今止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

也於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尽更煩子細為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 答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李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无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尽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

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未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
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
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缺者令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簡約其詞
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
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足欠缺今尤不可循舊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
乃可責劾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
无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憲湛說亦招得
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未
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日先復舊人只為諸
州禁軍土軍无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

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喫得商榮者在彼後未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入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哨亂應賊之人湏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劔推官趙師淵劔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劔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

但思慮之所不及相見頃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

禪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為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劔云恐上流州郡缺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躰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賊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 與趙帥書

真竊聞究心荒政以為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
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
缺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
貴一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
不為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
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
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舡海道官自
搬運繁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
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
真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
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

以費多利少為疑乎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

智

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
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已置者難為功此等事但
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
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及乎利病之
實也庸闇踈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覓
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狂妄之罪亦惟
并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
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捃拾發
舉官吏乃劍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
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須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
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采

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垂下
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入嘗記先儒解孟
子訑訑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
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
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及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
竭懷抱而況於踈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諸公
奏議大躰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
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温
公兩篇當為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
不可以為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群小得此蹤蹟豈
不為竒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列字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

後收然恐其更前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

獲收然恐其它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
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
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
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
意以為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
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
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為感又
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週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
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劄見便爾傳

說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
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
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它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
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
冒澆合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為如何若
熹鄙見則竊以為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
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
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
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
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
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為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

毫 効 毫

不盡所懷雖被遣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
教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
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
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
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
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躰之
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
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
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勸攻已缺使

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丙午之甲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足揣摩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

大中上意改秩余官其後乃聞盧帥王又希呂奉勇為契丹

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廬帥王希呂奏虜為契丹
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
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
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
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為此虜盛極而衰卒措顛錯就如所
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脩城浚汴特為虛聲以
惧我耳然朝廷已為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煥王
補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
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弭消弭之時顧
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惧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
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卒朝媿阿相

徇為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尽在遠外寂然
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指姦佞裨缺失固邦本達
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足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
為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无一不然又將使
誰當之而不以為慮耶熹以為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
於此而境外之事不与然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
以此曲折極言為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已缺之意則明
公雖不尽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
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祕計然後為論事哉觀富韓
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誅司馬公呂申
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及言无隱

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
貴權之為患誠以愛君愛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
况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无諸公
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
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為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
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
无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為此率
則功烈被於當年声称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
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
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
免於晚節浮沈之議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意

綏綏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
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為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
意伏惟久去闕廷不勝忠恋且以向未嘗欲有言因循未
果乃復有此殘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虜中事
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戛慣習燕安廟堂无經遠
之謀近列无尽規之義何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
臣邦憲屈於毫利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
於顯吏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并伯書云廉夫有孝易之
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末作經

毫利疑作豪吏

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无意味頃來盖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孝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刘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孝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為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為其女求資嫁令其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為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向黃寺丞共致此懇而无其端故

設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熹更不敢觀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先愚智莫不容嗟歎息以為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為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巨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敵

疑窮字
竊疑是竊

劾

通

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
无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
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
於以報塞恩遇慰答君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无便於
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
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五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
罪不謂高明博大无所不容誨答諄諄齎竭底蘊三復自
幸不惟私以免於罪矣為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
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

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存臻人無智愚共以
為懼然熹淺陋竊以為境外之傳未足愛而譴告之深為
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為之防而於其深
可畏者反未有愛熹甚感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
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為天下大老誠有愛國之心亦不當
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為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
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日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
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 答詹帥書

卷四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在未至委
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

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後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

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
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
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
強為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无收殺只得封納可用否
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躰者
儻那取正其墨水寢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
佳碑額元只欲題貼取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取名今并
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
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畧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文
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為喜今乃以區區一
方蓋筭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為恨兼仲詩雖佳

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為至論也州縣賣鹽不
 能无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如然頃未推行鈔法又奪
 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
 不行如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无此
 患然鹽利尽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未
 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
 去如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為之過慮也昨未會稽見一書
 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為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
 苟為寬弛以刻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
 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籠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无近
 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

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恣訪以及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厚知之厚不敢默默循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畧无忠言竒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拯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為之柰何孝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為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无人抄寫拜呈深以為恨耳益遠声光伏幾為斯道

斯民千万自重區區至禱

○ 答詹帥書

存

荀子曰少見
曰陋易忘曰
漏此處疑當
用陋字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漏不足薦聞但謂庶
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
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孝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
人區區此意非但為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
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
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
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
繫已不細矣又况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
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愁未能免禍今侍郎

銅

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
 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為之較疆弱爭勝負
 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
 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固白馬清流
 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
 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說經固有嫌於
 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
 何不可乎去歲建昌李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
 注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為林子方俱被
 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无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
 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與工役

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
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
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
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无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
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
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
用善孝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
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
則并攻老子幸脩齋戒則謙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
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二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
論而可為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為之爭則

便

必反少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為道季之害亦不
為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尚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
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
喻欽夫說曾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奪魚章內
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
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
不理會只見事躰小可便謂无害而必整理者為過當
非獨此事為然也頃嘗見揚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
辭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
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躰

傳

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
一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發孝易傳籤
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論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
傳得一文字詆蓋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雖累蒙誨
諭然每詢之往來无一人以為便於廣右者无一人
不以州縣窘乏為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
免等第科責凡此皆為尊諭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
之憂尚欲高明更加詢究筭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
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
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
此悚恐之深尚幸垂察

答詹帥書

康以廣州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未方為群小及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為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遺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為病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令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為說則亦无可言者但兩年以未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繫不可不

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竟有病者今不
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
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鐫而藏之次也必不
得已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
則最為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孝者亦且粗蒲區區今日
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踈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
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斯道斯民而反為之禍也伏惟
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
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
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
利難尚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
復增脩刻亦无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

大事記其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
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憒豈復能辦此事世間
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為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
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恠論
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行四出而頗
亦自附於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遂朝當為深
歎息也揚子直近為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尚
未得書也此間官塩利病參半而臨汀受弊為尤甚趙帥
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違言子直亦遭指目與事
之難蓋如此錄示塩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
因時救弊加惠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先缺乏否賣鈔

果先科授否將未不至復為招羅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
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
十年平日亦嘗深持鈔益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
行者此必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
此人亦甚有志節必不苟為同異幸更尙詳細反復殊勝
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喜於此事
本无所預出位而言非若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
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
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切至
到雖亦未有以灼然見其無可疑者且以長者之言必當
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曩省其成有所未

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
必深徇而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為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既罷去雖
得朝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
屬無所取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
已贓法則只此一項終為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
亦合討論究索預為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
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
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
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
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

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為錢幾何鈔鹽一斤為錢
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所言
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
客鹽縣道急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
嘗欲為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
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孝舊本已領二書
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
却附去請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
甚詳大孝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
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
此看破則鄙拙幸无今日之憂久矣高教授能留意孝校

幕

其善渠嘗從陶子靜字有意為已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
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率之業
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
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并
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
當在高君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脩孝門庭為目幸甚
教官跋語所謂欣然无吝色以下數語似喜首以此書已
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為非便區區此時若知莫府已有流
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棄此序固無所施如
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又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
生分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為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
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
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
依舊本作夾注於躰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
儒解經只作此躰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
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親自監臨攢那字數減
處空缺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
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
改得久遠為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為粗
免踈脫更過數日再看次湏更有改易若隨時修版則版

有不勝脩者且亦死時而已將未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為孝者之利殊少而為害多使真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為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无所忌憚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為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如化外羈縻州軍无異甚可痛也

辦

昔

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
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
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為便縣吏鄉司不以為
便官負之无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為便往往皆能造為浮
語扇惑上下独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冤
苦之情无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
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為咨嗟者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
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
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大
稔且其守臣孝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為竊恐
向後难得似此機會欲望檢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

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永為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

齊賢

熹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候万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尔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材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為要切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說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其如

如政和光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

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

已今一寺破敗縣道竊料不然此事乃在使司審熟討

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

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灾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

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

恩意但知田无所收則杀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

息其作搶逋租近日州縣无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舊

亂之心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

納此為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

情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乱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

效

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難

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喬麥荀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吏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无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為之亦不為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仰塞不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效連日隨衆登山祈禱周視一村大半焦赤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始无措身之所奈何奈何使還具稟醫病猶未能

多作字伏乞言察

與周丞相書

壬寅

熹狂妄闊踈无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
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
而未及半歲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表吏部經
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
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
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為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
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為此紛紛也
熹之衰病首及七年去冬一二陰和危惡之証雖已罷去
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繫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揆冒

夫... 達竊恐不惟自取顛陪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
今輒有劄子復申前巴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
力使得復供鴻慶守桃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无復
有遺恨喜舊讀崔得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
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
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无由趨拜下月以
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為國家益隆一衛亟躋元宰以慰四
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之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五字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
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出明福及勿推第三女子

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三日遂不可救痛
苦之極殆无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愴日
竟尪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
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為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缺
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
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
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人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
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某同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
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為

禮節之間有不能遷就者其如其所說也雖者夫以已
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為此而屈我老大抗
死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
吐所懷知難而退爰則遠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
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
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
堪也哉再遠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
萬之幸餘不暇

與江東元提率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逐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
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万建昌四鄉中

到計一月以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
當七倍於此則一月以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
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
无以繼欲以糶到錢再糶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
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未可撥幾何若得五萬
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儻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
戶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
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
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

六月

區區此未竊知者出丞相推挽之方尚之所以次且而

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己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神
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此儻猶有以効其愚於左右而
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
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
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
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无所復辭今
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
憂懼謹以公狀中省因軾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二者之中狀詞尤詳是見本末伏
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
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抑以熹之无庸辱知不為

効

不久而未嘗少効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瀕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為固位之術牢籠嬖嫉以為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无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叅政劄子

浙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叅政所以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恩叅政實掌書命

為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坐戒之者又甚於其不法保夫
晚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其雖至愚
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踈遠
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
狼狽不支今者之末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均清光然獨
未及一見叅政而衰病復作遂以頰言逖引去切聞進
呈之際叅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耒章所指在
臣子為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轉具
狀申省待罪并具劄自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
熹便即得罪而江西不久缺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

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
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尔草率并望鈞
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

七月十二日

熹貧罪以來奉頭鼠竄脣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循信
達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為所食哭泣
相聞无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
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
而丞相賜書開諭勤至又增悚作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
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体量
度重輕必未能別為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諭趣行有
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即引道耳祠
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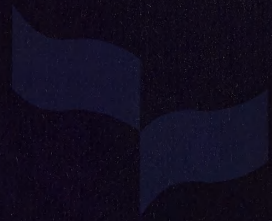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33255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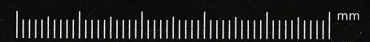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